



在地下管道里

常工著

新文藝出版社

常 工
在 地 下 管 道 里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集包括八篇報告，都是反映我國第一座自動化的無縫鋼管廠和大型軋鋼廠等建設的。從這些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建設鞍鋼的人們，怎樣以自己的汗水和智慧，為社會主義的明天而忘我的勞動；看到他們在如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克服種種困難，來完成黨所交付的任務；看到他們如何從一個對新的建設完全陌生的人，通過艱苦的學習，終於掌握了技術，成了出色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同時，也可以看到我們新型的知識分子如何在黨的領導下，和工人羣衆團結合作，共同為建設祖國而努力。

在 地 下 管 道 里

常 工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中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11

開本 787×1092 案 1/32 印張 1 9/16 字數 30,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3,000 定價(6) 0.15 元

目 次

把一切獻給建設.....	1
剛剛開始的時候.....	8
在地下管道里.....	14
重要任務.....	20
从幻想達到現實.....	25
有黨，就有勝利.....	30
挖土機手的故事.....	36
周傳典和李鳳恩.....	42

把一切獻給建設

“你們認識我們的混凝土隊隊長王進忠嗎？”

在我國第一個無縫鋼管廠——鞍山鋼鐵公司無縫鋼管廠建設的時候，軋鋼建筑工程公司的經理和黨委書記，一和人們談起他們的建設情況，就會興致勃勃地這樣說：

“他真是一個把一切都獻給祖國建設的人。”

他們這樣誇獎王進忠，並不是沒有原因的：還在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戰爭開始的時候，王進忠就帶了一個工程隊，跟隨着英雄的志願軍，在敵人的炮火下和嚴寒的天氣里，先後完成了許多艱巨的修建任務，得了許多面錦旗，給他們的工程公司爭得了極大的榮譽。可是當他率領着工程隊勝利歸來的時候，當時在領導崗位上的一些官僚主義分子，不但根本不管他和他的工程隊在前線的英勇奮鬥，相反地却把他們的工程隊解散了，并且把他降為一個小組的組長。

這件事情，對王進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曾難過的痛哭了好幾次，可是那時鞍山已經開始準備大規模的建設了，社會主義美丽的远景激励着每一个人。于是，他擦干了眼淚，挺起胸膛，又投入到火熱的建設行列里去了。

他一到無縫鋼管廠的工地，工人們都氣憤地說：“王隊長，他們那樣對待你，你就不要再干了。”

他嚴肅地對大家說：“我要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向那些官僚主義分子鬥爭。”

工人們一聽，就更加熱愛和尊敬他了。雖然當時他已被降為一個組長，但是全工地的工人們，都仍然親切地叫他“王隊長”，碰到事情，還經常和他商量。

那年秋末冬初的時候，他領導著他的一个小組，正在完成一個土方任務，忽然工段主任跑來對他說：“老王，現在有一個緊急任務要你去完成。”

他連忙問：“什麼任務？”

工段主任說：“蘇聯設計專家要看柱角的深淺，叫我們在五天以內挖出來。因為咱們才開始施工，沒有水泵和水靴子，其他工程隊都說有困難。……”

他沒等工段主任說完，就堅決的表示：“好吧！這個任務就交給我們，我們一定保證完成。”

當時需要挖的柱角一共有十個，其中有一個柱角最难挖，他又好象過去當隊長時一樣，連忙召集班長、組長開會，号召大家自告奮勇地來擔任這個艱巨的任務。他的話剛一說完，有個小組長馬桂榮，就首先站起來表示要挖，他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馬桂榮；誰知馬桂榮把全組工人帶到那個柱角以後，一見沒有水泵和水靴子，大家都猶豫起來。

馬桂榮一見大家這樣，就跑回來找王進忠說：“够嗆啊！”

王進忠皺了皺眉頭，嚴肅地問馬桂榮：“你怕困難嗎？”

“不！我從來不怕困難。”

王進忠便站起來說：“對！我們工人階級就是不怕困難的。走，咱們一块去看看。”

他和馬桂榮走到柱角跟前，工人們正在議論紛紛。他沒有講話，就用棍子試了試，水的確有半人多深，又用手摸了摸，水也的確很冷。他知道這是一個困難，但這比起朝鮮前線的志願軍來，却差得遠了。於是他就叫馬桂榮召集全組工人開會。

他對大家說：“請大家想一想咱們的志願軍吧！人家是人，咱們也是人，人家能爬冰臥雪，忍飢挨餓，甚至流血犧牲，難道咱們就克服不了这么點困難嗎？”

恰好馬桂榮的弟弟是志願軍，正在朝鮮作戰，馬桂榮一聽他這樣說，就想起了他的弟弟，再也忍不住了，就站起來說：“我先下去。”

他見馬桂榮連新球鞋也沒脫，就扑通一声跳了下去，他想自己更應該帶頭，就跟着往下跳。工人陳雨林一見，一把拉住他說：“王隊長，不用你下去，我們能夠干，我們不怕困難。”

其他工人就都勇敢地接連着跳了下去。

一九五二年全國進行了偉大的“三反”“五反”運動，那些在領導崗位上的官僚主義分子，終於在全體職工的鬥爭下，一個一個地被撤職了。也就在这無縫鋼管廠正式開始全面施工的時候，王進忠又被提升為隊長了。

六月間的一個中午，天空布滿了烏雲。王進忠正在工地主任辦公室開會，只聽得“轟隆”一声雷響，他就立刻跑回他的工程隊。見大家正在休息，就連忙喊道：

“快拿上鐵鍬、槓子，跟我去。”

這時，傾盆似的暴雨已經下來了。他領着他的工程隊趕到工地以後，就把大家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忙着到房頂上去搭席子，一部分忙着挖水溝排水，而他自己則帶着一部分人去

搶救一個即將塌陷的柱坑。那時，這個柱坑裏面已經淌滿了水，四周的土方正往下崩落，而柱坑裏面的撐木也“咔嚓咔嚓”的直響，好象要折斷似的。如果不立刻搶救這個柱坑，整個房架就會塌下來，將嚴重影響工程的進度。因此，他們一到這個柱坑跟前，就都什麼也不顧地跳下去搶救。這時，正在周圍搶救的人們看得很清楚，恐怕柱坑塌下去把他們埋住，就都大聲地喊：“注意啊！注意啊！”

他們一面緊張地搶救，一面回答：“快把撐木往下丟啊！快把撐木往下丟啊！”

大家也都來支援他們，有的忙着給他們運撐木，有的忙着給他們安裝抽水機。整個工地象戰場一樣。沒有多大一會，他們就把這個柱坑加固住了。接着他們連休息也沒休息，又去參加挖水溝和搭席棚的戰鬥，終於使工地安全地度過了這場大雷雨。

從七月開始，正式澆灌混凝土工程開始了，他不僅積極地領導他的工程隊推行循環流水作業法，把工作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一百六十，而且日日夜夜地和工人在一起，想辦法完成更多的任務。一天夜里，他們剛用三個鐘頭的時間，完成了工地分配給他們的任務。王進忠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說：“咱們再要些任務行不行？”

大家和他的心思一樣，同聲回答：“行啊！再要些任務吧！不要讓時間白白的浪費掉。”

他連忙跑到工段辦公室去要任務。工段主任正睡得呼呼的，好容易把他叫醒來，却說沒有任務。於是，他就又跑到工地主任辦公室去要任務。工地主任辦公室關着門，他推開以

后，里面却連一個人也沒有。他正在納悶的時候，忽然桌子上的電話却鈴鈴地響起來了。

他順手拿起電話機問：“喂，你是哪儿？”

對方說：“我是運輸部。”

“有什么事啊？”

對方象吵架似地喊了起來：“你們真是不負責任，給你們三輛火車裝土，到現在還不卸，明天車進不去，要你們負責任。”

他一听要影响明天的运输，就回答道：“我們馬上卸。”

他便去找駐在這個工地上的運輸人員，通知他們馬上去卸，但是駐在這個工地運輸部的人員，却說工人已經下班了，今天沒有办法卸。

他一听說沒有人，就馬上說：“我們來卸行不行？”

運輸部的人員看看他，馬上便說：“行啊！你們是要計件，還是怎樣？”

“過后再談這事吧！車在什么地方，我們卸下來再說。”

他回去向工人們一說，大家都同意，于是他就帶着他的工程隊，用突擊的精神，一会儿就把三個火車的土都卸完了。

當工程進入了緊張的階段，困難也就越來越多了。王進忠領着他的工程隊，象一支無堅不克的部隊一樣，戰鬥在工地上。那年秋天，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按照總公司的計劃，為了減少冬季施工的困難，要求他們這個工地在十一月底完成全部基礎工程，可是，要完成這個任務，就得在八月底以前必須在第二工段挖出一萬六千立方米的土方。而當時挖土的工程隊，工作效率很低，所以從工段主任到工地主任都為這事着急。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工段主任苏殿臣便想到了王进忠，于是他就把这事告诉了王进忠，并且说：“我想请上级调你和你的工程队来完成这任务，不知你意见怎样？”

王进忠一听说有关整个工地的关键问题，就毫不犹豫的回答：“好！我们把这个任务包下来。”

苏殿臣没有想到王进忠这样痛快，就高兴地说：“老王，我真从心里喜欢你啊！”

王进忠也乐起来了，便问：“什么时候干啊？”

苏殿臣便说：“你去向工地主任要求一下就行啦。”

王进忠连忙跑到工地办公室去，一看主任正在发愁，他走到主任跟前，不知从哪说起好，就随便地问：“刘主任，第二工段的工作很多吗？”

刘主任没有信心地说：“第二工段是咱们的关键，工作倒是不少，就是效率太低！”

他便直截了当地说：“有什么任务请交给我们吧！”

工地主任觉得奇怪，就说：“你们不是马上要浇灌五百立方米的混凝土吗？”

“是的，我们马上就要浇灌混凝土，但是你再给我们任务，还可以完成。”

工地主任犹豫地说：“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他见工地主任不相信，就回去召开了工人大会，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信心，谁知他刚把话讲完，全体工人便都喊了起来：

“向上级要求吧。”

“对，我们一定能完成。”

“.....”

当他們再向工地主任要求任务的时候，其他工程队看到他們这样积极地要求任务，也都紛紛地向工地主任要求任务，于是就掀起了一個空前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热潮。

剛剛開始的時候

汪家鋐是一個胖胖的女孩子。

當她從學校被分配到鞍鋼無縫鋼管廠的時候，正是無縫鋼管廠建設進入緊張階段的時候。根據蘇聯建設的先進經驗，在每項工程建設的同時，生產單位必須派人參加，以便在建設完成以後，能夠很快地投入生產，即使生產中發生了問題，也能很快地解決。於是廠長便分配她到工業筑爐工程公司去參加加熱爐的建設。

她在學校里學的是熱處理，現在要她去參加修築加熱爐，當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當時她就對廠長說：“我在學校里沒有學過這個啊！”

廠長笑了，對她說：“不管過去學過沒有學過，現在都得從頭學起。在建設的時候，咱們不摸清是怎麼回事情，將來生產就很难管理呀！”

她看廠長和她們學校里黨的負責同志說的話一樣，就知道這些話都是對的。一個青年團員，應當堅決執行黨的指示，從頭學起。但是，這裡與學校完全是兩回事，在學校里可以安安穩穩地學習，而這裡却象一個沸騰的大海，她該從哪裡學起啊……

廠長好象猜到了她的心思似的，沒有等她說話，就又對她

說：“在這裡，最好的學習方法，就是到工作中去，從最下層學起。……”

那時，筑爐工程剛開始不久，工業筑爐工程公司技術人員很少，對她前來參加這一工作表示熱烈的歡迎，並立即分配她擔任修築再加熱爐的值班技術員。她看工業筑爐工程公司對她那麼信任，心裡很高興。當時她想廠長叫她來參加這個工作，並不仅仅是讓她學習一般的筑爐知識，更重要的是應該知道這個爐子的每一块耐火磚是怎樣砌築起來的，以便將來很好的管理這個爐子。因此，她一開始就計劃按照筑爐的工序——割磚、拉線、鋪灰、砌磚等過程，好好地從頭學起。

她一上班，就對班長朱明奎說：“我剛從學校出來，對於筑爐一點也不懂，大伙可要多多幫助我，我也下了決心，要向大伙好好地學習。”

班長朱明奎見她那麼謙虛，也就高興地說：“現在大家都正在學習，你來的正好，有文化，又有知識，我們還要向你學習呢！”

她就這樣地開始了她的工作。但是，這樣學習究竟對不對呢？她一點把握也沒有。一天下午，她正和工人們一起學習割磚，蘇聯專家布特涅克同志和工業筑爐工程公司經理徐行同志一起來觀察工地了。當他們走到再加熱爐跟前的時候，看到汪家鏗那個笨手笨腳的樣兒，就知道她過去從來也沒有干過這個活，可是她一點難為情的樣子也沒有。只是不時地向工人們請教。一會問刀怎樣拿才好，一會問磚怎樣放才對，一會又問怎樣割才能快，才能保證質量。……布特涅克同志看她割了好幾次，才把一塊磚割好，不由得笑了起來，慢慢地

走到她跟前問道：“你是才从学校里出来的吧？”

她不好意思起来，微紅着臉說：“是的。”

“在学校里沒有学过筑炉嗎？”

“沒有学过这一門。学的是热处理。”

布特涅克同志立刻握着她的手說：“你这样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你现在割不好磚，只要能向工人学习，一个月以后，我相信你一定能割好。你和我們的苏联学生一样，他們从学校毕业以后，不論是分配到哪里，也不論是过去学过或沒有学过，他們都是从最下层学起，从向工人們学习开始。凡是能够这样作的人，他們就能很快地掌握和熟悉自己的业务，也才能从容不迫地来处理自己遇到的各种問題。現在你也是这样开始的，我祝賀你的成功。”

她的学习方向是对了，但并不是說就不会遇到困难了，事实上，她曾經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她剛到工地，虽然一开始就很虛心，但工人們看她是个女同志，和她相处起来总不免有些拘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她的学习。她是一个很活动的人，除了热爱工作外，还喜欢唱歌、演戏。当时她看到工人們一天忙到晚，生活很單調，她就通过工人中的青年团员，来开展文娱活动，从中打开大伙对她的界限。这一来，工地上就出現了新气象，一到休息的时候，就响起热烈的歌声和笑声。工人們就毫无拘束地和她相处了。……

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朱明奎亲切地對她說：“小汪，我真沒有想到你一开始就能这样。”

她也很高兴，就笑着說：“这样不好嗎？”

朱明奎說：“有些技术員同志，总是放不下知識分子的架

子；而你呢，却一点架子也没有。现在大家都挺喜欢你呀……”

这也给了她很大的鼓舞。她学习和工作的劲头就更大了。可是，要掌握技术，毕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一天早上，他们刚刚上班，砌筑加热炉的工人，就展开了热烈的竞赛，情绪很高；有些人连吃饭也不上食堂去，而是买些馒头来边吃边干。她看到这种火热的情景，就不由得一会跑到继续加热炉去看看，一会就又跑回他们的再加热炉来进行鼓动。不料，这天她太兴奋了，只注意了炉底的质量，却疏忽了烟道的质量。下班的时候，布特涅克同志又来了，一发现烟道里有些砖砌得不太好，就回过头来问她：“今天是谁值班？”

“我。”

布特涅克同志指着那几块砌得不好的砖问她：“为什么没有检查这里呢？”

她知道是疏忽了，一时说不出话来。布特涅克同志就对她说：“这件事并不是很难办到的！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你为什么竟没有注意到呢！一个对国家建设事业有着高度责任心的人，不论他们早就开始工作，或者是刚刚开始学习，他们不仅仅只注意大的地方，还要注意小的地方。”

这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她更加认真和仔细地去学习了。她不仅仅学习怎样去作，还学习为什么要这样作，对于工人们的每一个建议，她都能以学习的态度，仔细认真地加以研究。她的学习和工作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开始在炉底砌筑铬镁砖的时候，班长朱明奎对她说：“我想提一个建议，不知道行不行？”

“什么建议？”

“按照設計圖紙，鎢鎂磚要砌成人字形，人字形的頂端，要对准端部燒嘴，这样就要割許多磚，对国家損失很大。依我的意見，如果把人字形的頂端，从对准端部燒嘴改为对准側部燒嘴，这样就能少割許多磚，給国家节省不少的錢。”

她覺得这个建議很有价值，就和朱明奎鑽进爐內去研究。她发现朱明奎的这个建議不但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財产，还可以加快工程进度和保証質量。她仔細地研究了以后，就連忙跑去找布特涅克同志。

布特涅克同志一听，就問她：“你的意見怎么样？”

“我認為这个建議很重要，應該改变一下設計。”

布特涅克同志点点头，贊許地說：“你的分析是正确的，我同意改变設計，現在你們就照朱明奎的建議去作吧！”

由于她这样認真地从头学习，很快地就掌握和熟悉了修筑加热炉的业务。无缝钢管厂正式开始热試軋以后，她也能够从容不迫地来处理所遇到的一些問題了。在再加热炉烘炉的时候，就曾經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天当她看着熊熊的火光燃燒起来以后，沒有发生什么事故，就忙別的工作去了。不料，她走后沒有多久，值班工人便慌慌張張地跑来向她說：“爐底发生事故了。”

“什么事故？”

“爐底往外淌水，誰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你快去看看吧！”

她連忙跑到爐前一看，果然發現爐底上有水。这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她先考慮到是冷却水，但在建設的时候，爐內根本沒有这种裝备。她又想到这是地下水，但爐底很厚，并且

最下层曾经打了防水层。……最后她想起了他们砌筑这个炉底的时候，是在一九五二年的冬天，那时防寒设备不够，在炉底里砌的红砖上了冻，以后又在四周砌上了耐火砖，这些上了冻的红砖，就被包在里面，与外界隔开了，可能一直沒有融化，現在遇到高热，就开始融化出水来。她想到这里就对工人說：

“沒有关系，过一会，水就会沒有了。”

这时布特涅克同志也来了。她恐怕自己的判断不正确，就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的講了一遍，布特涅克同志很滿意她的判断，并且称贊了她的判断能力。事后，沒有多久，炉底的水果然一点也沒有了。

她在去年秋天，已被批准为一个共产党员。当无缝钢管厂正式开工生产的时候，她又被提升为我国第一座自动化无缝钢管厂热轧工段的一个女工長了。这个女工長不是一般的工長，她不仅要管理自动化的加热炉，而且还要管理那些复杂的自动化的穿孔机、轧管机、定徑机、整徑机以及減徑机，来为我国大量生产急需的无缝钢管。